

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

མུམ་མུམ་མུམ་མུམ་

XUE HOU DE YANGGUANG

# 雪后的阳光

——阿布司南小说集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阿·布·司·南

# 雪后的阳光

——阿布司南小说集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昆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后的阳光 / 阿布司南著. —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10.8

(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

ISBN 978-7-5416-4147-3

I. ①雪… II. ①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8818号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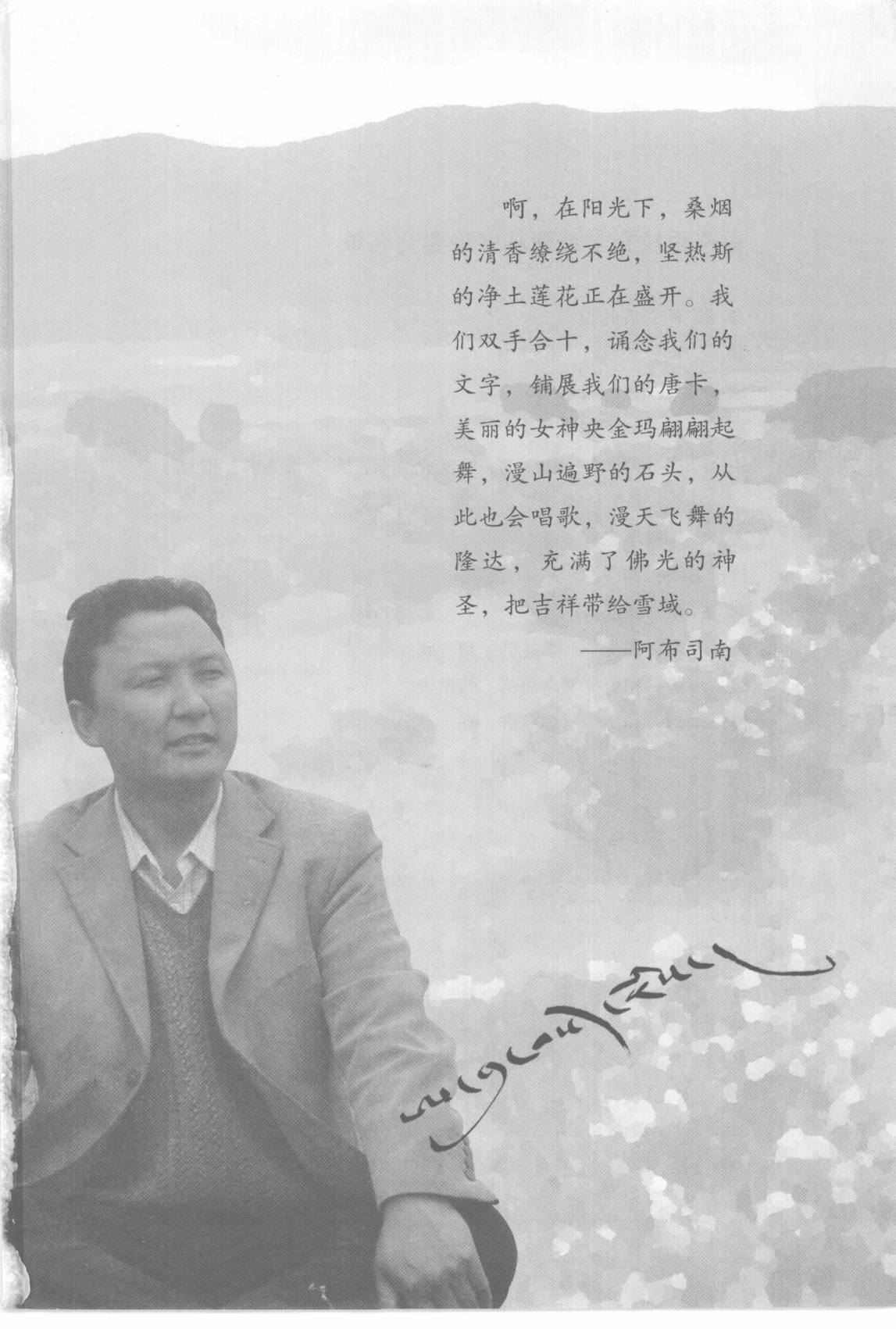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政编码: 650034)

云南雅丰三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35 字数: 970千字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定价: 277元(全10册)



啊，在阳光下，桑烟  
的清香缭绕不绝，坚热斯  
的净土莲花正在盛开。我  
们双手合十，诵念我们的  
文字，铺展我们的唐卡，  
美丽的女神央金玛翩翩起  
舞，漫山遍野的石头，从  
此也会唱歌，漫天飞舞的  
隆达，充满了佛光的神  
圣，把吉祥带给雪域。

——阿布司南

阿布司南

## 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编委会名单

总 顾 问：齐扎拉

顾 问：黄政红 杨铭书

编委会主任：鲁永明

副 主 任：刘家训

编 委：阿 哇 白玉新 陈文光 李志宏 张德华 和大海  
和蔚林 李益群 和 欣 和文华

主 编：李志宏

执行主编：和大海

副 主 编：张德华

编 辑：和文华 李益群 和 欣

编 务：和蔚林 高福英 韩星贵

校 对：和文华 李益群 和 欣

# 总序

中共云南省委常委

齐扎拉

中共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

知悉《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很快就要和读者见面，我感到特别高兴，并借此向丛书的十位作者表示热烈祝贺！同时，也真诚感谢认真组织落实丛书出版工作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作家协会。因为这是迪庆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喜事，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时代意义，并将作为迪庆文学事业的又一标志性成果受到人们的积极关注。

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迪庆的不断发展和持续稳定，各族群众的生活必将更加美好。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一定要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一定要把文学艺术工作当做有利于提升我州文化实力的一项关键事业来抓。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本土作家们过去一直都做着有益的工作，也做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但是还不够，还需要再接再厉，还需要不断加强责任感、使命感。迪庆是以藏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聚居地，十多个民族在这块吉祥如意的土地上诗意地生活，和谐地共处，谱写着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新篇章。在这块充满希望和激情的土地上，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灿烂悠久的多元民族文化，有着大量独具特色魅力的自然风物和景观，有着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的鲜活实践，还有着热爱生活、能歌善舞、智慧勤劳的各民族兄弟姐妹。可以说，这些都是我们的本土作家们创作、讴歌、写出好作品的无尽素材，也是激发作家们写作灵感的源泉所在。因此，迪庆的作家们要深入实际，经常走到人民中间，回到乡土，去感悟生活，去体验时代的

变化，去触摸人们在社会变革中的不同心理感受和精神需要。同时，希望大家自信、自强，走出狭隘的自我天地，立足本土，大胆创作。我相信，只要自信、自强，就一定能够多出作品，写出佳作，为迪庆人民争光，为迪庆的文学事业增添光彩。

诚然，写作是一项艰苦的事业，但能够自觉投入其中的人是值得敬佩的。我们应该为迪庆拥有这样一个甘于为文学事业默默奋斗的作家团体而高兴。同时，我们也愿意尽可能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一些有利于他们成长的条件，因为他们的事业也是我们共同期待的事业！

在第六届康巴艺术节暨迪庆州民族团结节将在迪庆开幕之际，《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的出版问世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它既是一份厚重的献礼，也是迪庆文学成果的一次展示。最后，祝愿迪庆的文学事业更加繁荣、昌盛！祝愿广大迪庆文学艺术工作者取得更大成绩！

2010年8月8日

## 阿布司南的念珠

■ 仁增旺姆

1

阿布司南的小说集，在我看来，看见的不只是这些文字，这些描写种种现实状态的文字，而是另外的，隐藏在这些文字背后的，某个神圣的物件。是的，我看见的是某个神圣的物件，不，也不能说是物件，而是一种精神，属于生活在某个高地的众多生命的精神，而这精神的象征，即是一串念珠。

多年来，——多少年了？似乎是，我第一次见到阿布司南起，我就听他说想要这样的一串念珠。那是他第一次到拉萨，那时候的他很瘦，典型的藏东康巴的轮廓，而且，他的汉语带着云南口音。我得先说说这个印象。在走遍藏地的时候，我常常暗自感慨这样一件事，由于行政区划的被划分，藏人的日常生活也被这个特殊的行政区划划开了，也即是说，譬如传统的结塘因为如今隶属云南省，有了迪庆州的名字，所以生活在那里的藏人，只要说汉语，全都是云南口音；而一江之隔的得



隆，因为如今隶属四川省，有了甘孜州下辖的得荣县的名字，说的汉语都是四川口音。又譬如，传统康地的结古多说的汉语是青海口音，传统安多的阿坝说的汉语是四川口音，而传统安多的拉卜楞说的汉语是甘肃口音。全然混杂了。

我继续说念珠。与阿布司南相识十多年了，几乎每年都会听到他的这个愿望。原来他是真的想要这样一串神圣的念珠。记得有次在他的家乡见到他，不远处是被叫做梅里雪山的卡瓦格博，对了，那时候，他也把卡瓦格博说成是梅里雪山。我们一起走进一座小小的寺院时，不知道他是不是走神，转经筒的姿势稍显生硬。不不，我的意思不是说，他已被异化成别人了，我想说的是，其实那时候他正走在回归的路上。当然而今不同了，他已经融入其中。

## 2

从阿布司南的小说，可以看见时光的过程，以及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寻找表达的过程。世俗生活是一再重复的主题，与爱情、亲情等连结在一起。阿布司南在讲述着藏东某个地域甚至某个乡村的故事，渐渐地，出现了时代的阴影、生存的艰难、认同的挣扎以及终极意义的追寻。

又因为他本质上是一位诗人，所以，他的表达里有一种特别的美。比如小说《无常岁月》中开篇即写道：“雪在天空飞舞的姿势不像鹅毛，泽仁初姆对爷爷说，像雪莲花。雪莲花一样的大雪掩埋了村里的道路、房屋、石磨以及人和狗在村巷里走动的影子。”

但有几篇让我哑然。那应该是阿布司南早期的小说，所写的地域显

然是全然汉化的地域。阿布司南并未写明明确的地名，比如中甸，哦不，现在已经改名为香格里拉了；比如德钦，那是他的故乡。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名字全是藏名，比如则吉、格茸、扎巴等等，但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似乎并无太多亲切的感觉，因为他或她，无论外表与内在，都已经不像藏人。

然而在后期的小说里，阿布司南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讲故事的方式。这很重要，尤其是，这对于一个忠实于内心的写作者来说很重要。讲故事，既是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也是用话语来记录当下状态的方式。作为生活在21世纪的藏人，在这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时代，以全球化和汉化为主的多样性从未如此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冲击着早已失去了在自我封闭中保持宁静的雪域高原。那么，用自己的方式讲故事，即是在无比喧嚣之中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

正如小说《失踪的生活》中讲述受到现实重创的此里卓玛：“她知道，回去又要有许多的不明白了，包括自己的父母，然而，只要坚守着心里那个真实的背景。她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 3

又要说到念珠了。念珠是一种隐喻，与信仰有关。怀有信仰的人，他手里的念珠，与他手里的笔、手下的键盘又有何异？

写作即修心的过程。修心即是个人的事情，也是兼及众生的事情。修心即是一生的事情，也是生生世世的事情。正如写作也是情愿生生世世的事情，没有比这更为一往情深的修心了。

而在写作时，一张白纸或者一页新的Word文件，被一个个文字填

满，这也是修心的过程渐渐呈现，并且蕴含了有着个人印记的爱与美。

阿布司南的小说，终究是为了——

在周围的一切之中辨认出涅槃

在所有的声音之中听到真言

在一切众生之中，看到了佛……

所以，他说，他要将他的第一部小说集，题名为《雪后的阳光》。

2010年7月15日 北京

## 目 录

DIRECTORY

望尽天涯路·····	001
采访奇遇·····	011
生命谷·····	018
智者扎巴·····	029
何处觅天涯·····	043
神秘的鬼楼·····	088
乡长判婚·····	096
失踪的生活·····	102
失落·····	121
空中有一双朝你挥舞的手·····	126
千年的情节·····	137
无常岁月·····	141
外遇·····	164
香格里拉夜总会·····	170
何处是家园·····	198
后记·····	205

## 望尽天涯路

阿爸一直不相信二姐是他的骨肉。所以阿爸不喜欢二姐。阿爸不喜欢二姐最直接的缘由是二姐的长相。二姐长得实在太漂亮了，完全不同于我们家族的祖传模式。阿爸怀疑二姐这么漂亮起源于我阿妈的某一次行为。阿爸不论唤二姐干什么事儿嗓门都像粪桶那么粗，就连喊二姐给他盛饭也是恶声怒气的。我阿妈是个不爱说话的温顺女人，但只要阿爸一过分，她就会拿起饭碗啪啦摔到地上。她用这种方式警告我阿爸。接下来一定有许多日子，阿妈会抱着被子挤到二姐她们的床上去。我阿妈的这种方式战无不胜。和解的办法是阿爸交出他的工资。他总是用讨好的笑脸把阿妈哄到房里去，交给阿妈几张票子，而后在阿妈的胸脯上摸几把。如果阿妈给他一个白眼，阿爸就会挠着光头知趣地走开。不过一般不会，阿妈揣好钱后一到晚上也会把被子挪到原处，这种时候阿爸往往显得特别地高兴。

基于同样的原因，阿爸喜欢我。他只要看到我厚重的兔唇和笨拙的方屁股就开心。他尤其喜欢我两条短腿上的方屁股。他从来不亲我脸要亲就撩开我的开档裤，叭地一口。

阿爸又出去喝酒了。请他喝酒的人特别多。他属于那种每喝必醉的男子。他每喝一次酒就要带酒客们到神秘的西藏观光一次。乡亲们对阿

爸的西藏故事永远感兴趣。阿爸讲完了便摆阔，常常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牛皮钱包，抽出一张大票连同巴掌一齐拍到桌面上，“叭”的一声对我吼道：“儿子，拿去花！”当然，第二天他一定用闪电一样的眼睛盯住我，向我摊开他的大巴掌：“给我。”

渐渐长大后我才认识到阿爸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男子。许多女人疯狂地爱着这个猛灌烧酒的丑陋汉子。阿爸走到哪里生命之泉就流到哪里，可谓亲人遍天下。

阿妈一定知道阿爸的风流业绩，但阿妈喜欢阿爸，在阿妈的眼里风流成性的阿爸比那些缩在老婆裤带边的男人强一万倍。阿妈对她一心万用的丈夫忠贞不二。也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妈不能容忍阿爸关于二姐身世的任何质疑；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除了保卫二姐，阿妈几乎从不对阿爸发威，弄不明白的是阿妈愈是这样阿爸愈是怕阿妈，也许阿妈已经悟出了夫妻生活的最终真谛，她常对左邻右舍的女人们说，好马千里闯，跑不脱拴马桩。

就在二姐告诉我阿爸是畜生的那个春天，我预感二姐的生命里要发生一些事情。

在二姐十四岁那年，阿爸突然对阿妈说，咱们家也该有个念书识字的人了。阿妈说，让小楚姆进学堂吧。小楚姆就是我的二姐，阿爸说好的，让小楚姆进学堂。二姐就在她十四岁那年进了小学一年级，那时的二姐长得和我们一样丑。如果二姐早一点流露出她美丽的倾向，阿爸是断乎不可能把她送进学堂读书识字的。阿爸不可能对一个不确凿的根种投入过多的善意。

那个春天二姐读初中二年级。读初中二年级的二姐芳龄二十岁。这是一个隐含着各种可能性的年龄。我知道许多人在打二姐的主意，他们都说我会得到一个背驳壳枪的姐夫。

可能性之一是由小土登带来的。小土登正宗的大名是土登尼玛，我们村一位下放老师的独苗。土登尼玛又白又瘦，一说话脸就红，胳膊腿瘦瘦长长的。听人说小土登的头脑里全是学问，这样的人肯定是不错的。

但有一天二姐去挑水时我发现小土登并不像我预料的那样正经。二姐放下水桶站在那里歇气时，小土登恰巧走到那里。他对二姐讨好地说：“我来吧。”二姐说：“你哪里挑得动呢？但二姐把扁担递给了他。她还意味深长地看了小土登一眼。姐这一眼让我很难过，她从来没有用这么好看的眼神看过我。

也许是报应，小土登进我家门槛时绊了一跤。水一下子泼掉了半桶。在我眼里这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情，可姐偏偏不这样认为，她还说门槛太高了之类让小土登下台的话。小土登脸憋得通红大口喘着气。二姐从她的口袋里掏出小手绢，对小土登说，给。小土登没敢接，二姐用更漂亮的眼神生气地对小土登重复，给。小土登就紧紧张张莫名其妙地接着说：给……

连我都看得出来二姐的生气是假装出来的。在小土登擦汗时二姐一直用那种相当迷糊的眼神盯住小土登的大脑门，我感觉到二姐的这种眼神已经相当危险了。

事情总是向着你最不情愿的方向发展，二姐初中毕业时和小土登的事终于到了令人痛心的程度。当然，除了我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事。我弄不明白二姐是怎么看的，她为什么要和小土登这样的男孩好。和男孩好本身已经不对了，还错上加错选中了连屁都打不响的小土登。当然，他的额头的确漂亮，而且里头有许多学问。

让我难受的还是小土登。这家伙现在一见到我就很客气，还人模狗样地摸摸我的头，一副已做成了我姐夫的模样。有一天放学时他亲切地

喊住我，益仁，他说，我教你乘法好吗？我吸了一下鼻涕，看也不看他就说，不要。

益仁是我家里人唤我的名字，现在连小土登也这么喊了。这一定是二姐告诉他的。二姐已经开始吃里扒外了。

让我悲痛万分的事发生在一个晚上，那天有很好的月亮。十几只蝙蝠在打谷场的上空无声地飞翔。蛙声和蝥蛄的叫声零零落落地在四周低唱。这正是我们捉特务的大好时光。这一天我运气特别好，一晚上有八个特务在我面前乖乖投降。

轮到我当特务，我躲得很远，越过了警戒线躲到仓库旁的一只破糟桶旁。我趴在地上，万一有人来捉我，就时刻准备转移，我紧张地侦察着四周，这时候我听到了很低的吃吃声，仿佛有人用力背一样什么东西。让我不安的是我越听越觉得这声音像我的二姐，我匍匐过去，看见我的二姐正下流无比地倒在小土登的怀里，一束月光刚好打在二姐的脸上，二姐闭着眼，张开嘴巴发出那种无耻的声音。我还看见小土登的一只手放在二姐的花格子衬衣里头，从花格子衬衣的凸凸凹凹上我知道小土登正在揉酥油一样搓我二姐丰满的乳房。我怒火万丈，随手抓起一块木片砸了过去：这里有特务！

第二天二姐一整天黑着眼圈。她病歪歪地一声不响。她这种样子让我又恨她又可怜她。吃过晚饭她哪里也没去，早早就上了床。我爬到她的身边，喊了声姐，二姐往里挪了挪说你怎么不出去玩。我没开口，我盯着二姐的乳房。她的乳房很有力，顶着花格子衬衫，我认为二姐这里比这个世上什么东西都美一万倍。一想起小土登的手昨天讨我二姐的便宜我格外悲伤，我跪起身，用手指了指二姐的乳房，伤心地求她，“二姐，别让人再摸你了吧。”姐看着我，突然很紧张，同时又有点喜出望外，“昨天是你？二姐说。我点点头。姐一把把我



抱过去紧紧地贴在她的胸前说：“好弟弟，千万不能给姐说出去，姐喜欢你。”我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了下来，我说我不给你说出去，二姐，只要你别再那样了。

这一回请阿爸的是黑胡子，黑胡子和阿爸一样当过兵，但没有雄纠气昂地打过土匪。黑胡子在村上远不如阿爸那样风光。

阿爸倒背着手在屁股后头拉过我，儿，跟你阿爸喝酒去。

走进黑胡子家门阿爸瞄了一眼桌子说：“就咱们兄弟俩？”阿爸不喜欢喝孤家酒，阿爸喝酒喜欢有人抬杠有人哄。

“就咱兄弟俩。”黑胡子笑嘻嘻地端上来一大碗红烧猪尾巴。阿爸最爱啃的就是猪屁股上的这玩意儿。

阿爸喝酒时很有魅力。他的那么多风流事一定是从酒桌上开始的。不论人多人少也不论阿爸坐在什么位置，只要阿爸坐下来阿爸就是中心。所以阿爸每喝必醉。

但是我隐隐约约地发现了一些阴谋。我发现黑胡子正不安善心地一个劲地劝酒。小人的可卑之处就在于他总得利用伟人的伟大。喝！黑胡子这么对阿爸说，反正没外人。

阿爸已经不行了，他的思绪一踏上西藏就满脑子机枪大炮。那些机枪大炮炸不倒别人，炸倒的永远是他自己。

老兄，黑胡子正了正身子对阿爸说：“二丫头还没人说亲吧？”

二丫头？阿爸愣了片刻神，随即摇摇头，那年冬天……

兄弟，黑胡子并不理会什么冬天，你看，我的桑培也二十六了，他阿妈急哩。

真不好意思哩，黑胡子说，你们家二姑娘，可是高攀了吧？

我对阿爸说，回去吧阿爸。阿爸摸了摸我的头没理我。

桑培看上二姑娘了？阿爸红着眼反问，咋不早说呢？桑培蛮不错